

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创刊于1946年5月1日,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副刊。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:“以报格而言,我认为,‘夜光杯’应该是头名状元。第一,它通俗而不流俗。第二,它总是讲真话,不吹牛拍马,不阿谀奉承。读了‘夜光杯’以后,人总是精神向上,决不会消沉,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,在不知不觉中就流入读者心中,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,也可以用让人容易懂的文句表达出来。”

为助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,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,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,新民晚报社、中共虹口区区委宣传部、阅文集团联合主办“《夜光杯》美文征集活动”。活动立足上海、面向全国,旨在以文会友、以友辅仁,与广大读者作者共

## 《夜光杯》美文征集活动征文启事

同用“小文章”表现“新时代”,从中感悟中国文字之美、中华文脉之长。

**一、征文主题**  
新时代,新旋律。在时代变迁中感悟变与不变,思考机遇与可能,关于自己、关于身边人、关于社会。

**二、征稿时间**  
2024年3月2日至7月31日。

**三、具体要求**  
(一)符合征文主题要求,格调积极向上;  
(二)须为未在纸媒和网络上发表过的原创作品,作者拥有完整的著作权,严禁抄

袭、仿写等形式的作品投稿;  
(三)除诗歌、小说外,体裁不限,字数限1500字内;  
(四)来稿采取网络在线或Word文档形式投稿,不接受纸质稿件:  
1. 登录新民网(<http://www.xinmin.cn>)或新民客户端,在指定专区即可投稿。  
2. 以Word文档形式发送至征文邮箱:ygb@xmwb.com.cn。邮件标题请注明“《夜光杯》美文征集+作品题目+作者姓名”,并在稿件末尾注明作者简介、联系地址、电话等联系方式。

**四、优秀稿件发表与评选**

(一)征文活动结束后,主办方组织评委会,由评委会评选出优秀美文。  
(二)10月中旬举办“《夜光杯》之夜”美文征集揭晓活动,公布美文名单。所有评选出来的作品通过网络在线或在《夜光杯》上发表、给予奖励并入选作品集。  
(三)稿件被读者检举有抄袭、仿写和非原创作品等问题的,由主办方发布撤稿声明,并取消参加征文资格。

**五、活动组织**  
主办方建立征文活动联合工作机制,协商处理相关事宜。

**新民晚报社**  
**中共虹口区区委宣传部**  
**阅文集团**  
**2024年3月2日**

## 那些个漫长的热闹

鹿余亮

过去的日子大部分是寂寞的,唯独那个没有顾忌的快乐“五天年”。

“五天年”是大人的命名,也就是从初一到初五的这五天。大人们这个命名我们是明白的,这是百无禁忌的“五天”,也是可以寻找无限热闹的“五天”。“五天年”,意味着可以犯错,是可以说错误的,也是可以闯祸的。

但这钻石般的“五天年”的热闹实在消失得太快了,就像手中的纸糖,就那么几块,可是再怎么省着吃,舌头也会把那糖块一点点舔掉的啊。

好在还有别人家的鞭炮带来的热闹。正月里,有人家嫁女儿,也有人娶新娘。办喜事的时候,这就有鞭炮声。但小鞭炮也会有炸完的一天,就像“五天年”,就像那些嫁过来的新娘,很快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女子。

幸亏还在正月,正月里还有一个大热闹,那就是正月十六日晚上的热闹。

长大之后,我跟外地的友人说起我们那里的正月十六。他们觉得特别诧异,为什么不是正月十五啊?

是啊,为什么不是正月十五的热闹呢?

但风俗这个事情是说不清的,“风俗”这个词里有个“风”,我理解的意思就是随风飘散,很多地方的不同风俗都有“风吹哪一页读哪一页”的味道。

还是说说我们那里的正月十六年的热闹吧。

“十六夜,炸麻花,偷

糍粑,撩人骂。”这里的“十六夜”是指正月十六的晚上。

正月十六的晚上是一场规模不小的热闹,热闹的主角当然是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。

“炸麻花”是将玉米粒放在铜火炉里面炸成麻花,正月十六的晚上,麻花炸得多,偷粮食吃的老鼠的眼睛就会炸瞎。

“偷糍粑”是指我们必须要去别人家偷“团”。“团”是我们这里腊月里做的糯米团,蒸好了可以放在水缸里一直吃到端午。平时是不允许的。

“偷”的,可正月十六是可以“偷”的。

“偷”其实是一种仪式,心知肚明的,但被偷的人家必须要骂“小偷”。而做“小偷”的我们最喜欢听人骂,因为在正月十六夜被人骂了是最吉利的,能去晦气的。

“偷”来的“团”必须当天晚上切下来,炒成糍粑吃掉。吃完糍粑之后,就是漫长热闹的高潮部分了,大人和小孩都要到打谷场上跳火堆。

这个跳火堆又叫跨“屯”事。“屯”就是易经里所说的困难之事。跨“屯”事是指把一年最倒霉的事全部抛弃掉。

火堆是用去年秋天的稻草点燃的。那时候的田野里,全是火堆,全是跳火堆的人,人影、火影,还有月亮的影子,我们全在漫

长热闹的中央。我常常梦见那热闹的中央。我们一家人在跳火堆。总是父亲先跳,接着是母亲,再后来哥哥,接着是我。

我在我的长篇小说《丑孩》中,就在结尾处用了跳火堆这个情节,每一次越过火堆,我都觉得长大了。

正月十六了,正月过了一半了,天上的新月亮很圆。因为是春天了,腊月的黏土早变成了酥土,踩上去,打谷场上的土变得软绵绵的。

每次跳完火堆,我看了看长了几码的新脚印,新布鞋底密密的针脚窝陷在酥土上,每一个针脚里都盛满了新的火光新的月光。

漫长的热闹就这么结束在正月十六的晚上。火堆熄灭,热闹也就熄灭了。过了正月十六,乡村的年就真正过去了。在此之后,迎接我们的就是长长长长的忙日子。父亲的忙日子,母亲的累日子,我们的苦日子。

好在每个月都有月亮升起,每当月亮升起,我就会盯着月亮看,月亮当然也盯着我看。我总是觉得月亮在大部分的日子里是严肃的,有的日子也是很调皮的。

月亮肯定想起了我们的那些个漫长的热闹了呢。



万户皆春 (中国画) 李知称

## 静安居诗稿

高昌

### 给快递员写一封表扬信

素朴乡音不用猜,敲门熟似自家孩。  
车轮快过秒针转,笑脸迎如山杏开。  
红日随单千里寄,绿风与梦一同来。  
寻常岗位暖天下,我为诸君唱壮哉。

### 古隆中遇雪

溪桥冻雪至今寒,转觉当时三顾难。  
大美草庐名士卧,小闲风景玉龙盘。  
米怜气盛冠空挂,鱼美才高铁乱弹。  
飞絮犹沾千古泪,使君巨耐不同年。

### 诗歌节访成都杜甫草堂

红萼翠筱旧时栽,当日蓬门今大开。  
载酒疑逢工部过,携诗敢访草堂来。  
锦江春好流花影,沧海珠圆起蚌胎。  
蝶戏莺啼闲似梦,水鸥梁燕闹如孩。

### 访包头钢铁厂

熔炉铁栈似仙游,汗汽蒸云扑面流。  
坯遇冷浇尤热烈,钢经轧转特温柔。  
情于红火年华驻,心至白云鄂博留。  
双翼摩云啸神马,光芒万丈聚包头。

而且越来越陌生。完了,坐错车了。原来刚刚的广播是在告诉乘客火车临时改了站台。那么,我这列火车究竟通向何方?我开始打量车厢,车厢里写满了荷兰语的提示和标语,我什么也看不懂,此时的我俨然成了一个文盲。

终于,这列火车停在了鹿特丹。我随着人群下了车,又随着人群上了车,这辆火车将在20分钟后,把我带回到学校。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,我蜷缩在椅子上,膝盖抵着前面的座椅靠背当作支点,沉浸在今天课堂要用的论文里。

车厢的广播响了起来,我抬头看着大屏幕,陌生的字母组合滚动着。一位提着行李箱的小哥正望着我朝我走来,他的胳膊上还挎着写满了汉字的环保袋。我立刻脑补了他刚从中国

春节回到家的第二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睁着眼睛望向虚空,没有尽头的黑暗包围着我,想到不久以后还要回荷兰去做“文盲”,心里酸酸的。

我是上个学期去荷兰读博的。上学需要乘坐火车,荷兰的火车有着许许多多的迟到理由:撞到了铁轨上的人类(企图卧轨自杀)、野生动物(保护动物在铁轨上筑巢)或者车辆(和起重机相撞脱轨);或者是火车线路由于人为(船把火车的桥撞断了)、天灾(被雷劈或者落叶太多)出现故障;以及火车车身的问题(比如有人喝醉酒把车门敲碎了,火车开着开着没电了再或者着火了)。

一天,我到火车站的时候,欣喜地发现自己即将乘坐的火车延误了五分钟,而这五分钟刚好能够完成公交车到火车的换乘。伴随着广播声,我总算是踏上了车厢。

车开了。有一丝不对劲,我观察着窗外的景物,一种莫名的陌生感,



## 我在荷兰当“文盲”

徐芊芊

旅游回来,要坐在我身边跟我搭讪并且夸赞中国文化,便拿起身旁的书包,准备让他坐。可是他看见我拿包,又将目光投向远方,继续走。我大概还是慢了,于是,便又回到了论文的世界里。

过了一会儿,再抬头的时候,我突然发现车厢里空无一人,连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,我赶紧下了车,一位巡逻人员从我面前经过,他漫不经心地一边看着车厢内部,一边走向车尾。很快,这辆空荡荡、黑黢黢的列车继续向北驶去。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又逃过一劫。广播和大屏幕播放的是要求所有乘客下车,当然,因为全是荷兰语,所以我什么都不懂!而那位提着中国汉字环保袋的小哥是想过来提醒我下车,他看到我拿起书包以为我知道要下车,这才放心地向前走。而那位列

车员,是在检查车厢里是否还有乘客,然而我读论文的姿势,躲在车窗后面,刚好是他的视野盲区。

“文盲”的遭遇当然不止于此。餐厅点菜的时候看不懂菜单,只能依靠运气;在公交站台等了一个小时却不见车的踪影,用翻译软件才发现“此站暂时停用”的提示;学院门口的旗帜标语换了却不知其意,直到第二天看新闻才知道,旗帜上写的是“投票处”,是为了十九年一遇的荷兰大选。

虽然一个学期下来,已经学会了坦然地面对自己的“又聋又瞎”,可是站在新学期的起点,我还是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,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打破原始文化的泡泡,让“视力”和“听力”变得更好一些,早些摘下“文盲”的帽子。

## 十日谈

开学以后 责编:殷健灵

新赛道,遇见另一个自己,请看明日专栏。

## 念着你的好

陈造奇

偶然看到《上海纪实》上有一篇写翻译家荣如德的音乐情缘的文章,其中两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。那是我父亲陈良廷和他的翻译家朋友荣如德、蔡慧、草婴夫妇、郝运、丰一吟等人的合影。照片并没有注明日期、地点,我估计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拍的,当时父亲应该是70多岁的样子,照片上父亲和他的朋友看上去很精神,也很开心。

我知道父亲的朋友大致分为两类,一是报刊、出版社的编辑,二是他的翻译同行。父亲中学时代就开始给各类报刊投稿,按他自己的戏言,是为了赚点零花钱。父亲从静安寺的家走到山东路的《辛报》投稿,一来二往认识了当时《辛报》的编辑杨复冬(笔名钟子芒)、董鼎山、沈毓刚。虽然父亲的年纪比他们小,但几位编辑都非常喜欢他。董鼎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,一表人才,但年轻时恋爱之路却颇为坎坷,他经常把自己的恋爱经历写成小说发表于当时沈寂编辑的《幸福》杂志上,同时好几次把自己的故事讲给父亲听,说到伤心处更是声泪俱下。

吴芳是著名翻译家、资深编辑,毕业于圣约翰大学,吴芳比父亲大六岁,早年父亲在华纳公司和朱曾汶等创办《水银灯》时,吴芳就发表过文章。父亲第一部翻译作品——普里希文的《北极蜜》就是在他的极力鼓励下问世的。上世纪70年代后吴芳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,父亲的多部翻译作品如《战争与回忆》《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(上册)》等都留有吴芳校订加工的印迹。父亲尊称他为:我的老牌加工师。

草婴先生是翻译大家,也曾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的领导,在编译所组建之时草婴对父亲就有举荐之恩。再后来编译所解散,向上海文史馆举荐会员时,草婴也功不可没。1986年上海成立翻译家协会,草婴出任第一、第二届协会会长,父亲则是第二、第三届协会理事,这些父亲一直记在心。

父亲还曾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,70年代初,在家养病的父亲接到通知,必须到奉贤柘林“五千七校”报到。记得那个雨雪交加的日子,父亲带着行李冒着风雪辗转几辆车,才来到干校,而第一个迎接他的竟然是先期到那里的翻译家、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。丰先生把父亲迎进当时的简陋草棚宿舍,帮他收拾床铺,搭蚊帐,看到父亲衣服都湿了,还主动帮父亲烘干衣服,这令父亲感动不已。

这些事虽然都是几十年前的事,但都是父亲在晚年对我前来采访的记者提起的。

如何为人处世父亲并没有特意教过我,但从他的言行举止中我体悟到:对有益于自己的朋友要念着好,要记着情,这是父亲的做人准则。其次,父亲这辈人,尤其是他的朋友,晚年都很忙,有的在抓紧发挥余热,如草婴、任溶溶、沈寂等都是大忙人;有的交际应酬繁忙,此时能不打扰尽量不打扰,最多打个电话。一旦有朋友的佳作问世,如前些年董鼎山、朱曾汶、任溶溶一有文章在“夜光杯”发表,他必第一时间关注,或推荐于我。另外,一旦得知好友生病住院了,父亲肯定会及时抽空探望。如草婴住院期间,父亲曾去过多次医院,还有吴芳生病,也一样。当然,晚年和朋友相处最开心的时候,莫过于文史馆和翻译家协会每年组织的活动,那时候大家可以畅叙友情,也可以嘘寒问暖。

